

宋

史

冊
空

宋史卷三百五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五

劉拯

錢遹

石豫左膚附

許敦仁

吳執中

吳材

劉昺

宋喬年

子昇

強淵明

蔡居厚

劉嗣明

蔣靜

賈偉節

崔鷗

張根

弟樸

任諒

周常

劉拯字彥修宣州南陵人進士及第知常熟縣有善政縣人稱之元豐中爲監察御史歷江東淮西轉運判官提點廣西刑獄紹興初復爲御史言元祐修先帝實錄以司馬光蘇軾之門人范祖禹黃庭堅秦觀爲之竄易增減誣毀先烈願明正國典又言蘇軾貪鄙狂悖無事君之義嘗議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於詔誥醜詆厚誣策試館職至及王莽曹操之事方異意之臣分據要路而軾問及此傳之四方忠義之士爲之寒心扼腕願正其罪以示天下時祖禹

等已貶軾謫英州而拯猶驚視不愜也進右正言累至給事中徽宗立欽聖后臨朝而欽慈后葬大臣欲用妃禮拯曰母以子貴子爲天子則母乃后也當改園陵爲山陵又言門下侍郎韓忠彥雖以德選然不可啓貴戚預政之漸帝疑其阿私觀望黜知濠州改廣州加寶文閣待制以吏部侍郎召還帝稱其議欽慈事襄進兩秩遷戶部尚書蔡京編次元祐姦黨拯言漢唐失政皆朋黨今日指前人爲黨安知後人不以今人爲黨乎不若定爲三等某事爲上某事爲中某事爲下而不斥其名氏京不樂又言戶部月賦入不足償所出京益怒徙之兵部旋罷知蘄州徙潤州張商英入相召爲吏部尚書拯已昏憤吏乘爲姦又左轉工部以樞密直學士知同州時商英去位侍御史洪彥昇併劾之削職提舉鴻慶宮卒

錢遹字德循婺州浦江人以進士甲科調洪州推官累通判越州至校書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中丞豐稷論其回邪不可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用遹則願罷臣乃以提舉湖北常平崇寧初召爲都官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劾曾布援

元祐姦黨擠紹聖忠賢布去遷侍御史閱兩月進中丞乞治元符末大臣嘗乞復孟后而廢劉后事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黃履及議者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皆坐貶遂與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昭告宗廟天下莫不知哲宗上賓太母聽政當國大臣盡欲變亂紹聖之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逖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朝廷既已貶削忠彥等及追褫大正誤國則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在先朝則曰后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爲不正先朝廢而陛下復於事爲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所無稽之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爲不然況既爲先朝所廢則宗廟祭告歲時薦饗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萌厭斂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所施宜蚤正厥事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明日又言典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人主之尊不得而擅又況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哉元祐皇后得罪先朝廢處瑤華制誥一頒天下無間然者並后匹嫡春秋

譏之豈宜明盛之朝而循衰世非禮之事於是尙書右僕射京門下侍郎將中
書侍郎尙書左丞挺之右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位號考之典禮將來宗廟
不可從享陵寢不可配祔揆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旨后
由是復廢適豫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正乃冊爲崇恩太后適章所言小臣上
書者昌州推官馮澥也其書以謂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
無立嫂之禮要之終始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雖已遂之事難復之失然
感悟追正何有不可澥用是得召對除鴻臚主簿蔡京謀取青唐適助成其議
會籍元祐黨適以爲多漏略給事中劉逵駁之左轉戶部侍郎俄遷工部尙書
兼侍讀踰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潁昌府言者疏其罪黜爲滁州稍復顯謨閣待
制直學士徙宣州復爲工部尙書舉馮澥自代謂澥趣操端勁古人與稽嘗建
明典禮忠義凜凜縉紳歎服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綬封
還之又奪待制久之還故職改述古殿直學士屏居十五年方臘陷婺適逃奔

石豫者寧陵人第進士以安惇薦爲監察御史與左膚鞠鄒浩獄文致重比又使廣東鍾正甫逮治浩欲致之死豫論邊事謂中國與四夷相交爲君臣相與爲賓客徽宗以其言無倫理且辱國出爲淮南轉運判官陳瓘又追論羅織鄒浩事降通判亳州崇寧元年召拜殿中侍御史遂同錢遹造廢元祐皇后議亟遷侍御史至中丞請削去景靈宮繪像臣僚自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王巖叟以下既以論罷軍器監蔡碩訟豫平生交通狀黜知陳州徙鄧州過闕留爲工部侍郎進戶部兼侍讀以調度不繼降秩一等徙刑部祖母死用嫡孫承重去官服未闋而卒膚廬州人亦用安惇薦爲御史履歷大略與石豫同遷侍御史累至刑兵戶三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河南府改永興軍卒

許敦仁興化人第進士崇寧初入爲校書郎蔡京以州里之舊擢監察御史亟遷右正言起居郎倚爲腹心敦仁凡所建請悉受京旨言元符之末姦臣用事內外制詔類多誣實乞自今日以前委中書舍人或著作局討論刪正起居郎

舍人異時遇車駕行幸惟當直者從敦仁始請悉扈蹕遷殿中監拜御史中丞
甫視事卽上章請五日一視朝徽宗以其言失當乖宵旰圖治之意命罰金仍
左遷兵部侍郎他日爲朱譯言且欲逐敦仁而京庇之甚力敦仁亦處之自如
後二年卒靖康中諫官呂好問論蔡京使敦仁請五日一視朝欲顙竊國命蓋
指此也

吳執中字子權建州松溪人登嘉祐進士第歷官州縣同門壻呂惠卿方貴盛
不肯附以取進凡三十餘年始提舉河南常平連徙河東淮南江東轉運判官
提點廣東刑獄入爲庫部吏部右司郎中大觀初擢兵部侍郎二年進御史中
丞論開封府內侍省京畿秦鳳違法干請詔獎其得風憲體又言開封之治事
大理之決獄將作之營繕榷貨之入中皆職所當爲乃妄以爲功一歲遷官至
五六宜行抑損遂詔自今但賜束帛鄭居中知樞密院執中言外戚不宜在政
地帝還其章而諭所以用居中之意初蔡京忌張康國故引執中居言路執中
先劾劉炳兄弟宋喬年父子皆京客也帝嘗語執政嘉其不阿康國曰是乃爲

逐臣地耳已而章果至帝怒黜知滁州未幾徙越州石公弼以爲執中反復得罪未宜殿大府改提舉洞霄宮以集賢殿修撰知揚州加顯謨閣待制知河南府道過都復拜中丞帝以星變逐蔡京言者未已執中謂進退大臣當全禮貌於是爲京下詔京得不重貶龐恭孫趙適開梓夔諸夷州執中乞正其罪又言入行之舉所得皆鄉曲常人不足以爲士願下太學攷其道藝而進退之所論多施行遷禮部尚書張商英罷御史張克公言執中與商英皆由郭天信以進除樞密直學士知越州尋降待制又奪職卒于家

吳材字聖取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歷清溪主簿咸平尉知江都縣入爲太學博士以趙挺之薦擢右正言遷左司諫黨論復起材首論范純禮爲朋附黨與前日大臣變更神考法度故引之執政不宜復其職程之元爲蘇軾心腹不宜亞九卿張舜民當初政時猖狂無所顧忌不宜以從官處鄉郡其後受曾布指與王能甫疏言元符之末變神考之美政逐神考之人材者韓忠彥實爲之首忠彥遂罷材驚忍疾視善類所排逐最多進起居郎以憂去蔡京用爲給事中

吏部侍郎陞見有所陳京不悅以天章閣待制知光州挺之作相召拜工部侍郎卒

論曰紹述說行權臣顥假以攻元祐正士網既盡矣復假以攻異己鷙犬外搏鬼蜮內狙宜小人得志而空朝廷也故劉拯撫實錄以肆詆錢遹斥孟后以偏刺石豫指繪像以削諸賢吳材擿黨論以揅善類許敦仁五日一朝之請吳執中體貌大臣之言俱蔡京腹心計也讒說殄行虞帝攸暨似是而非孔聖惡佞有國家者可不監夫

劉昺字子蒙開封東明人初名炳賜今名元符末進士甲科起家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兄煥通樂律煥死蔡京擢昺大司樂付以樂正遂引蜀人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昺撰鼎書新樂書皆漢津妄出己意而昺爲緣飾語在樂志累遷給事中京置局議禮昺又領之爲翰林學士改工部尚書提舉紀元曆有所損益爲吳執中所論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陳州昺與弟煥皆侍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郡復以事免官京再輔政召爲戶部尚書昺嘗爲京畫策

排鄭居中故京力援昺由廢黜中還故班御史中丞俞與發其姦利事京徙東
他官徽宗所儲三代彝器詔昺討定凡尊爵俎豆盤匜之屬悉改以從古而載
所制器於祀儀令太學諸生習肄雅樂閱試日昺與大司成劉嗣明奏有鶴翔
宮架之上再爲翰林學士東宮建爲太子賓客又還戶部大理議戶絕法若祖
有子未娶而亡不得養孫爲嗣昺曰計一歲諸路戶絕不過得錢萬緡使歲失
萬緡而天下無絕戶豈不可乎詔從其議加宣和殿學士知河南府積官金紫
光祿大夫與王寗交通事敗開封尹感章議以死刑部尙書范致虛爲請乃長
流瓊州死年五十七

宋喬年字仙民宰相庠之孫也父充國刻意問學以鄉書試禮部旣自謂宰相
子輒罷舉仁宗知之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簽書河南判官判登聞鼓院知
太常禮院英宗祐廟議者欲祧僖祖藏夾室充國請配感生帝爲宋始祖從之
東西府建上二箴以戒大臣大臣不懌會廟饗宿齋其妻遣兩妾至寺充國自
効罷禮院遂致仕充國性剛介孝於奉親平居得微物必先薦家廟乃敢嘗官

至大中大夫卒喬年用父蔭監市易坐與倡女私及私役吏失官落拓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京當國始復起用崇寧中提舉開封縣鎮府界常平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賜進士第加集賢殿修撰京畿轉運副使進顯謨閣待制爲都轉運使改開封尹以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京罷相諫議大夫毛注御史中丞吳執中交擊之貶保靜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京復相還舊官知陳州政和三年卒年六十七謚曰忠文子昇

昇字景裕崇寧初由譙縣尉爲勅令刪定官數年至殿中少監時喬年尹京父子依憑蔡氏陵轡士大夫陰交諫官蔡居厚使爲鷹犬以徽猷閣待制知陳州喬年貶昇亦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未幾知應天府喬年卒起復爲京西都轉運使治葺西宮及修三山新河擢至顯謨閣學士方是時徽宗議謁諸陵有司預爲西幸之備昇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百四十間費不可勝會髹漆至灰人骨爲胎斤直錢數千盡發洛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冠壘兆大抵遭暴掘用是遷正議大夫殿中監又奉命補治三陵泄水坑澗計役四百九十万工

未幾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延康殿學士謚曰恭敏

強淵明字隱季杭州錢塘人父至以文學受知韓琦終祠部郎中淵明進士第調海州司法參軍歷濟杭二州教授知蔡州確山縣通判保定軍入爲太府丞軍器少監國子司業與兄浚明及葉夢得締蔡京爲死交立元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遂濟成黨禍淵明以故亟遷祕書少監中書舍人大司成翰林學士大觀三年京罷相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徙鄭越二州召爲禮部尚書復拜學士進承旨翰林廣直廬帝書摛文堂榜賜之兼太子賓客以疾改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監修國史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謚曰文憲浚明早死

蔡居厚字寬夫熙寧御史延禧子也延禧嘗擊呂惠卿兄弟有直名居厚第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大觀初拜右正言奏疏曰神宗立法度曠古絕儻雖符祐之黨力起相軋而終不能搖者出於人心理義之所在也陛下繼志廣聲政事具舉願如明詔勅有司勒爲成書以明一代之制遷起居郎進右諫議大夫

論東南兵政七弊及言學官書局皆爲要塗宜公選實學多聞之士無使庸常之徒得以幸進河北河東羣盜起太原真定守皆以不能擒捕罪去居厚言將帥之才不儲養於平時故緩急無所可用宜令觀察使以上各舉所知又言比來從事於朝者皆姑息胥吏吏彊官弱浸以成風蓋輦轂之下吏習狡猾故怯懦者有所畏至用爲耳目倚爲鄉導假借色辭過爲卑辱浸淫及於侍從今廟堂之上稍亦爲之願重爲之制改戶部侍郎言者論其在諫省時爲宋喬年父子用以集賢殿修撰知秦州降羌在州者逸入京師訴事坐失察削職罷蔡京再相起知滄陳齊三州加徽猷閣待制爲應天河南尹初建神霄宮度地汙下爲道士交訴徙汝州久之知東平府復以戶部侍郎召未至又以知青州病不能赴未幾卒

劉嗣明開封祥符人入太學積以試藝名出諸生右崇寧中車駕幸學解褐補承事郎歷校書郎至給事中張商英居相位惡其不附己時鄭居中雖以嫌去樞密然陰植黨與窺伺益固嗣明與之合計傾商英門下省吏張天忱貶秩嗣

明駁弗下商英爭之詔御史臺蔽曲直商英以是罷嗣明遂論商英引李士觀尹天民入政典局矯爲勅語共造姦謀三人俱坐責嗣明遷大司成士子肄雅樂被恩嗣明亦升班與學士等已而言者論其取悅權貴妄升國子生預舍法以抑寒士黜知潁州未幾入爲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工部尚書卒贈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

蔣靜字叔明常州宜興人第進士調安仁令俗好巫疫癘流行病者寧死不服藥靜悉論巫罪聚其所事淫像得三百軀毀而投諸江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罷去徽宗初立求言靜上言多詆元祐間事蔡京第爲政等擢職方員外郎中書舍人吳伯舉封還之京怒黜伯舉明年遷國子司業帝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服金紫進祭酒爲中書舍人以顯謨閣待制知壽州徙江寧府茅山道士劉混康以技進賜號先生其徒倚爲姦利奪民輦場彊市廬舍詞訟至府吏觀望不敢治靜悉抵于法徙睦州移病提舉洞霄宮越九年召爲大司成出知洪州復告歸加直學士卒年七十一贈通議大夫

賈偉節開封人第進士累擢兩浙轉運判官條上民間利病加直祕閣爲江淮發運副使蔡京壞東南轉般法爲直達綱偉節率先奉承歲以上供物徑造都下籍催諸道逋負造巨船二千四百艘非供奉物而輒運載者請論以違制花石海錯之急切自此而興論功進秩遂拜戶部侍郎改刑部歲餘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卒

論曰善乎歐陽修之論朋黨也其言曰君子以同道爲真朋小人以同利爲僞朋同道則同心相益而共濟小人見利則爭先利盡則疎而相貳害矣蘇軾續修說謂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不得則僥倖復用唯怨之報此所以不勝也秦觀亦言君子小人不免有黨人主不辯邪正必至兩廢或言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害其說明甚徽宗弗之察也唯蔽於紹述之說崇姦貶正黨論滋起於是紹聖指元祐爲黨崇寧指元符爲黨而鄭居中張商英蔡京王黼諸人互指爲黨不復能辨始以黨敗人終以黨敗國衣冠塗炭垂三十年其禍汰於東都白馬蓋至是而三子之言效焉彼劉晏強淵明宋喬年

劉嗣明直斗臂耳亦使攘臂恣睢撼撞無忌小人之爲術蹙矣嗚呼朋黨之說
真能空人之國如此哉

崔鷗字德符雍丘人父毗徙居潁州遂爲翟陽人登進士第調鳳州司戶參軍
筠州推官徽宗初立以日食求言鷗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
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爲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
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爲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
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有山林不反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
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
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祕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
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臣至於
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
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
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

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
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姦可
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
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壅
蔽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
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狸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爲忠
必以忠爲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幸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
也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惇
徂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
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
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
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善類至緩急
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